金剛鑽

第一千一百十五號

社址 上海天津路慈安里五號 電話 九〇六〇〇

定報價目
中國境內 日本國外國各埠如
全年 五元正 信郵費在內報資先
半年 二元八角 惠均作上海通用銀
一月 六角 元計算郵票加一

廣告價目
五英方寸為一格以半格起
碼每期每格洋三元

本號創設已屆數年自蓮人參鹿茸毛白官燕四川銀耳花旗洋參等各稱補品選擇之精良價目之公道早經各界人士贊許茲為發行便宜參片廉價一月以酬惠顧之雅意

本號出產瓜街中市
葆裕參號

功效詳載彷單
參片 大盒一元 小盒五角
便宜 七折 每個一月

適應時代需要的
紅濟皮鞋
原價十二元半 在此
冬季減價期內 舊八元七角半
美觀耐用 兼而有之 南京路拋球場
中華皮鞋公司發行

宋慶齡建議組織特委會

總理夫人宋慶齡、年來態度似卻消極、對於黨務政治、法少主張、或謂其畢竟手創國民黨繼遺民國之總理夫人、但亦不贊同一黨專政之制度、對於政府當局、逮捕懲處其他政黨之政治犯、尤為不滿、當去年第三黨領袖鄧演達在滬被捕解京後、夫人曾為之奔走營救、設法營救、旋鄧氏被當局處決死刑、於就刑後始將鄧危害民國之罪狀公佈、夫人聞訊之餘、不勝悲悼、遂發表宣言為鄧氏作不平之鳴、洋洋數千言、盡屬悲憤之詞、且中有抵當局處置鄧案失當之處、今歲牛關夫婦在滬就捕、於解赴南京猶未判處徒刑以前、夫人與蔡元培楊杏佛等、亦為之呼籲營救、綜觀夫人對於鄧案、不能缺之彼輩、但其亡片熱忱、已可概見、此次第三屆中央全會、將在京開幕、夫人聞亦有提案、北其他委員繼京代提、中有組織特別委員會、審判國內政治犯之建議、或謂夫人之所以擬此提案之動機、亦係對於以前鄧演達案、認為判處失當而出此、聞將委員長對於此案、亦頗贊同、屆時或可望大會之通過也、（大鵬）

大批遺老潛赴東北活動

（公曼）

東三省自去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倭寇囂張、傀儡蠢動、而國家平日豢養之正式軍隊、多數輾轉退入關內、縱有少數熱血軍人、如馬蘇丁李之輩、究竟力薄勢孤、餉械兩缺、不足當虎狼方張之暴寇、此外各路義勇軍、雖亦奮勇爭先、浴血徒手以應戰、但日軍素稱狡詐、利用宣傳、一面調遣敵軍、施以各個擊破之毒計、故近日東北消息傳來、不曰義勇軍糧盡彈絕、退守待援、即曰丁李軍失却聯絡、難望反攻、而尤足令人痛心疾首、欲哭無淚者、則即最近蘇炳文將軍、放棄興安巔、札蘭屯、博克圖、滿洲里等要塞、率殘部忽退入俄境、馬占山將軍化裝商民、挈二僕由蘇聯繞道赴平等之種種不祥消息也、當此東北三省一髮千鈞、危如累卵之際、吾四萬萬民衆、正一致悲憤不暇、乃一般前清遺老、亡國大夫、竟爾笑逐飲開、蹤蹤滿志、而相率先後潛赴關外、奴性生成、甘作日帝國主義下之走狗、如日前所傳遺儀帥傅陳寶琛等、又類年息影津滬之某遺老等諸人、均復見獵心喜、躍然思動、天不佑華、降生妖孽、此等老賊漢奸、向係為禍若輩助桀為虐、為虎作倀、有以監視共行動、免得不足、貽禍有餘者、深望當道諸公、有以監視共行動、免得若輩助桀為虐、為虎作倀、有以貽害吾邦國也、

中央將嚴懲處分海軍

（非墨）

自一二八滬變發生、我方幸由英國爭光之十九路軍奮勇抵抗、血戰月餘、肉搏數次、迭退強寇、威聲四播、中外同欽、歐美各邦且以大字記載、表示欽仰、其一種不屈之精神、[illegible]之事令人亦塞而塗、勇敢之狀、益於言表、舉日難以[illegible]陸空軍、相繼轟炸、然卒無效力、設我方亦具海空防攻、朝早可將暴日逐出國門、乃我方海軍竟坐視十九路軍之孤戰抗敵、不獨未發一炮、更未於海防江防上、埋留水雷、出其應盡之責職、日駛逼無忌、致敵艦長驅直駛、如入無人之境、因此輿論譁然、民衆憤慨、西報且評吾國海軍為牧藏家、[illegible]之令人愧嗔不已、中央監察院監察委員高友唐周利生邵鴻基王平敬等、對於海軍部長陳紹寬徒擁虛國、跡近通敵、彰彰明甚、尤為憤激、特提出彈劾以儆溺職、及免後來者效尤、自該項彈劾文（已散見各報不錄）送交監院後、各界對之頗為注意、聞中央對方此案、將嚴[illegible]處分云、

德國白蘭專葬
梅花牌
透膚殺菌 一盒斷根
利刺小便痛 止刺痛 消炎滅菌除毒根
介紹名醫
多數花柳病關係。對于各種特效內服藥。大止後。自從梅毒就了是出世後。在歐西各國已經打破了這個惡習慣。獲得全世界著名的熱烈採用和出名介紹了！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東
經售安利（新沙遜）洋行新到大批
老虎牌四股粗羢線
每磅特價二元七角
機會難逢 幸勿錯過
批發格外克己請駕臨南京路外灘沙遜房屋安利洋行絨線賬房接洽

上海綢緞公司

儲蓄本可生利
界銀行遷移新屋 在紀念期內
別優待存戶
利息外 再加利息 再送贈品
上加利 贈外有贈
不再 各界儲蓄 此其時矣
九九二二九（電話）總局 地址

商業儲蓄銀行

亞培 園 治

明晚八時半起賽

明日星期三准晚八時半起賽
十二次節目精彩絕倫高尚娛樂
盡興乎來

◆本園入場券來賓會員
看台每張大洋一元公共
大看台每張大洋五角

◎十二月份特別搖彩票
准於月底開獎

頭彩保證至少洋四千元貳彩保證至少洋貳千元三彩保證至少洋一千元彩票每張售洋貳元連日銷路暢旺諸君欲購請早外埠函購：須用匯票（另加寄費一角四分）郵票無效

●十一月份特別搖彩票
開獎揭曉

在十一月卅日（星期三）晚第十二次賽當場開獎頭彩二六六六處（格文推克）得彩洋四千三百五十一元二角二彩三四三七號（發耶英）得彩洋二千一百七十五元六角三彩七三二七號（康悌司）得彩洋一千〇八十七元八角搖出而狗未賽得之號碼共四個二三一三號（翁納司別兒）四八四一號（華勞特）三二〇二號（吟兒戈登）各得彩洋二百七十一元九角五分

又添一重新添（禮拜六搖彩票）每張改售大洋二元
每禮拜六晚開彩
頭彩至少可得洋千餘元
諸君欲購請向：愛多亞路九號本園賽字間及亞爾培路場內辦事處（外埠函購恕不出售）

▲本園賽狗節目預測每晚八時起始行出售（逾園賽刊全時分發）預先概不刊務請原諒為幸

下屆 星期六（十二月十七日）大賽 晚八時半起賽

徐羅洲狗痘兒科專家

國醫施濟羣

診例
門診 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 一元二角
診出診 下午四時至八時 四元四角
診金 加遠路

介紹人
陸周李孫厲
[illegible]陸[illegible]獨
[illegible]陸[illegible]鶴
[illegible]周[illegible]玉
[illegible]陸[illegible]浩
[illegible]黃[illegible]然
[illegible]尤[illegible]
[illegible]半[illegible]
[illegible]陶[illegible]
[illegible]杭[illegible]
[illegible]石[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
[illegible]陳[illegible]
[illegible]達[illegible]
[illegible]俊[illegible]
[illegible]我[illegible]
[illegible]余[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貢[illegible]
[illegible]光[illegible]
[illegible]朱[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石[illegible]
[illegible]蔣[illegible]
[illegible]劍[illegible]
[illegible]侯[illegible]
[illegible]朱[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
[illegible]梅[illegible]
[illegible]鄭[illegible]
[illegible]逸[illegible]

▲診所天津慈安里五號

陳孚木與陳銘樞同作歐遊

（蹄馬）

招商局大借款案主犯陳孚木、絕交通部向法庭控其違法後、法庭傳票、既不能遠、於是進而下令通緝陳矣、日前滬上曾傳陳由漕過滬、轉而南京消息、謂陳已到大連、此皆不可信、據聞陳實由港乘克夫蘭總統輪赴歐、是船經南洋西去、特陳用脫東躲西之法、達到言北上過滬耳、

聞陳自大借款案在滬揭發後、被國人攻擊後、即由港馳電赴歐途中之陳銘樞、報告一切、并囑陳銘樞注意應付輿論之責罰、陳銘樞乃電復孚木、謂在此環境下、國內實不可安居、望即就道同作歐洲之游、蓋陳一二年、然後回國再作政治活動、固未晚云、陳孚木得電後、於是決計遠行、藉以追隨陳銘樞優游於其所高呼打倒之帝國主義旗下、并作海外之富翁、彼法庭之通緝令、恐未能損及陳孚木之毫末也、

法、擬以「侮辱皇軍」之罪、將其判處死刑云云、此種誕妄之詞、在稍有常識者視之、固屬有不知其無稽者、果也、今日莫斯科電報、謂俄政府、已允應蘇聞將軍之請求、許其取道莫斯科、轉往日內瓦、向國聯申訴矣、而陸蘇將軍遂入俄境以後、俄人且許以種種優待矣、此乃國際公法所規定、固非俄人敢有厚於我義軍將士也、然在善造謠言之日人視之、殆不免三復於「作偽心勞」、弄巧反拙」、而有宣傳無效之感也矣、

蘇炳文已赴日內瓦

（漱碧）

崛起北滿、抗拒暴日之蘇炳文將軍、因與國內聯絡連繫、遂應不禮、加以日寇空軍炸彈之烈、不願使滿海民衆、慘死於刦灰之下、於是、毅然率其部伍、退入俄境、擬假道海參威回國、由另一途徑、再作反日工作、勝負本兵家常事、況滿海荒寒窮遠、與抗日爭盤計劃、並無特殊重要利害關係、此在吾人、固不必過事張皇、惟彼輩於造謠之日人、則視此役為無上勝利、添枝助葉、肆意宣傳、若暴日軍隊佔領滿海以後、我東北之義勇軍、即等孚盡毀滅者、是誠可謂悅者自歡也、最近日方芝通訊社、忽又感觸於前數月中、貧傳馬占山、戰死路旁之故智、復於昨日大造謠言、謂蘇俄當局、因日關東軍之要求、已將蘇炳文將軍、日軍部已決定處置蘇等辦法、以下、重要軍官四十人、概行引渡與日本、並宣傳馬占山將軍、亦在其內、且謂

西南又擬組織國府

（玉璧）

一年以來、粵省對於中央、事實上恆處於半獨立地位、其雖心力之巨大、實有遠於九一八以前之東北三省、不關在此國難方殷之時、竟有斯不幸現像、在中央固增加維繫之麻煩、在民衆更多悲哀之觀感、乃當三中全會、將行閉幕之時、消息流傳、忽又有粵省某巨公、將集合粵、滬、胡、桂、湘、閩、六派委員、在粵組織國府、以與中央對峙之說、雖傳聞粵人對此主張、不甚贊同、但以某巨公歷史之悠長、勢力之雄厚、與乎彼對此事期在必成之熱忱、則方衆之紛紛、恐不免或有一種顧示也、吾國今日、外侮之深、實空前所僅有、當此風雨飄搖之日、為全國者想、方精誠團結、牽同中央之不暇、乃彼輩偏偏蔽私見、終始不熄內鬨、誠不知其處身果在何所矣、況所謂某巨公者、國之聞人、衆之元老、對世界大勢、國家存亡、未始不瞭如指掌、乃因不釋私怨之故、致不惜顛倒其行、經國家於一鄉、貪敵助而快雠仇、凡其所為、無非胎於偏憾私慾之一念耳、此古人所中有感忿窒慾之飛也、

黃展英是鍾雪琴之同志

（翠環）

最近出現之新漢奸黃展英、關於勾結日人擅捕金澈父子案、其中緣抗日大同盟中人揭發內容、則黃之背後、固有律師某某者、然黃何以為某某利用、則黃之人格、正堪注意也、

日前報載黃某函請廣東革命黨人甚多、此實大誤、緣黃來滬數年、亦手空拳所賴以活者、則其後庭花乃如搖錢樹也、黃因操此賤業、對於革命黨人、絕不問識與不識、輒前與周旋、以資印證、稱野鷄之拉客也、所謂中委某公與黃有關係者、則某公實有斷袖癖、其為關係、僅此而已、黃平日善修飾、工媚態、白的臉兒、美的洋服尤其是十二分鮮出娼妓色、以如此之人、又安得不為某某利用、更安得不為漢奸哉、特當其未做漢奸時、知之者以為不過是鍾雪琴的同志、而不料其表露天良、一變於斯也、

人狗生活續譚

（千紀）

讀者都以為是命聞、并且引以為笑談、名現在還有幾句補充的話、須得記將出來、以實本鎮、

a 君家裏、既然有警狗、所以每天吃的牛肉、很是可觀、每天一早、牛肉公司、就用了場車送來、這是風雨無阻、并且時間也很準的、牛肉送來了、就把牛肉放在鍋裏復大的鍋子裏燒、光把每天鍋子裏燒出來的牛油、要值到近二十塊錢、真可觀啊、

至于那些狗、都是很平常、有一個新進去的職員、好幾次險被狗咬一口、定他走到一間室裏去、關把門扭開、不提防裏面汪汪的有一隻狗已經跳到那的頭上來、嚇得他嘴裏汪汪呀呀的亂叫、他還明白、拼命的逃、你想、那怕他生了飛毛腿、也沒有用、正在危急的當兒、都有一位職員對人說、人多狗夫不住的呼喚、馬上奔來、將來說不定會逼腦子、把門關上、豈知一件駝絨袍子的右下角、已被經狗一口咬住、還有一回、狗夫正在那裏喂狗食、那位職員以為這是絕好的機會、竟復大的鍋子裏燒出來的牛油、要值到近二十塊錢、真可觀啊、

至于那些狗、都是很平常、有一個新進去的職員、好幾次險被狗咬一口、定他走到一間室裏去、關把門扭開、不提防裏面汪汪的有一隻狗已經跳到那的頭上來、嚇得他嘴裏汪汪呀呀的亂叫、他還明白、拼命的逃、你想、那怕他生了飛毛腿、也沒有用、正在危急的當兒、都有一位職員對人說、人多狗夫不住的呼喚、馬上奔來、將來說不定會逼腦子、把門關上、豈知一件駝絨袍子的右下角、已被經狗一口咬住、還有一回、狗夫正在那裏喂狗食、那位職員以為這是絕好的機會、竟復大的鍋子裏燒出來的牛油、要值到近二十塊錢、真可觀啊、

b 君家裏、既然有警狗、所以每天吃的牛肉、很是可觀、每天一早、牛肉公司、就用了場車送來、這是風雨無阻、并且時間也很準的、牛肉送來了、就把牛肉放在鍋裏復大的鍋子裏燒、光把每天鍋子裏燒出來的牛油、要值到近二十塊錢、真可觀啊、

c 君家裏、既然有警狗、所以每天吃的牛肉、很是可觀、每天一早、牛肉公司、就用了場車送來、這是風雨無阻、并且時間也很準的、牛肉送來了、就把牛肉放在鍋裏復大的鍋子裏燒、光把每天鍋子裏燒出來的牛油、要值到近二十塊錢、真可觀啊、

d 君家裏、既然有警狗、所以每天吃的牛肉、很是可觀、每天一早、牛肉公司、就用了場車送來、這是風雨無阻、并且時間也很準的、牛肉送來了、就把牛肉放在鍋裏復大的鍋子裏燒、光把每天鍋子裏燒出來的牛油、要值到近二十塊錢、真可觀啊、

落葉流水

（四——）（濟鑫）

第三回 拒烟絕有心遭玉鐲 避賭煩無意過香閨

陳慶祺見二人一定要走、便命小廝拿着盞煤油燈、在前引路、親自把二人送到大門口、看他們跳上包車、如飛的去了、轉過了門廊到裏邊來、這一晚東廂房裏的兩桌雀局、一直打到天亮纔散、陳慶祺抽足了雅片烟、舉着自己也去打了十二圈、其結果并但把挑下來的兩錢、輸得精光、反貼上了兩百多塊錢的鴻票、只索歎了一聲晦氣、候客人走光了、自去睡覺、第二天起身下床、已是下午兩點多鐘了、抽了幾口烟、便拿着那只髮玉鐲的錦匣、興匆匆的上樓、跑到他女兒臥房裏來、那時陳曼英伏在窗口的高字桌子上、正在臨摹一張靈飛經的小楷、見他父親走進房來、便把手中筆一擱、站起身來、喚了聲爹爹、就請慶祺坐下、陳慶祺道、你昨晚上即痛、今天怎麼樣了、曼英笑道、不妨事、這是肝鬱了、老毛病、喫了些開痛粉、今天好多了、

金鋼鑽小說集發售

本報所印之小說集本係專供全年定戶贈品之用現徇讀者之請廉價發售凡本報讀者可以享受待權利附印優待券一紙憑券只收成本大洋五角

全書目錄列下

金鋼鑽小說集目錄

小品
序言 [illegible]
小說贅言 [illegible]
[illegible]碧玻璃紅館主
[illegible]
[illegible]蝶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央運動場
回力球
今晚八時起賽

一二三四五六　莫克力骨 / 馬可拿地 / 沙薩門地 / 費德兒
一二三四五六　沙特浪谷 / 爾保加地 / 拉爾巴龍 / 古爾培地

胃病靈藥
開胃靈
上海佛慈大藥廠
各藥局經售

滋補之王——
獅力牌牛肉汁童鷄汁
生精補血開胃健神秋冬常服功利無路聯國瑪爾藥廠出品永安新新公司及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馬萬里先生
寫書畫篆刻
花卉鳥獸蟲魚
山水
隸書行書
篆刻
（潤例函索即寄）
先潤後書約日交零
收件處上海白克路逸民里十九號曼廬
電話三二五八九
滬海週刊社同人敬白

一張不尚怪名片

名片原為通達姓名之用，為職務便利關係，有時且附加現在職銜地址，其有書前任某某或某校畢業者，已屬贅疣矣，最有徐論臣者，其名片所印銜頭，竟有數十、色色形形，異常奇觀，夙為交際界貽笑柄，頃於韓莊周寓家，於桌上得見名片一張，面為紅色，背為白色，觀其名字，似為和尚所用者，茲將原樣照排於後，還有夢囈之聲，再俯下身向鉛孔中窺去，也瞥見沙發的燈光，和許多桌椅些銅狀的角，又略能窺見一些銅狀的角，羅帳微微在隱動着，他向老三搖搖頭，老三又顫起脚尖，去在廊邊撥了一隻膝凡，輕輕掀開門簾，隱隱如會意，便扶老三肩膊，爬上膝凡去，輕首到氣窗裏，居高臨下，如戲院子裏看的花樓，房中一物，一動一靜，通收入眼底，

（韓曉）

釋妙光
父籍福建　母籍廣東

以信作事
用誠待人
平等存心
創造佛國

吳趨影事錄

（八〇）

（錦浪生）

□風流醫生

不是我說話蹊蹺，我去有的，那邊八號房間裏，好像是你少奶奶，但沒有見面，又不能說得定，臨如想，怎又在這裏八號房間了，要是下車時間晚，不能進城，就近開的房間麼，這不必問，八號也興，九號也興，祇要能見面，便向老三道，你何不問僕歐，八號裏可是姓周的女客，老三道，自然問的，僕歐又說是姓朱呢，臨如立刻表現失望之色道，姓朱的不對，老三慢吞吞微笑道，可有她不願寫自己的姓，玩夠了朱家閣，就隨口寫了個姓朱，老三說着，向臨如老闆一笑，頓一頓，又若有所得道，我想這樣罷，你祇偷偷到八號裏去探一探，就明白了，臨如道，怎樣探得着呢，老三向房門上邊的氣窗指指，拍拍自己胸膊，已經把牌子輕輕走出去，臨如就跟着也向走廊裏掩去，這時候已有一點多鐘，各房間大多睡穩，幾個值夜班的僕歐，又遁集在廊底特別的地方，老三手一指，低低向臨如道，這就是姓朱的不是我說話蹊蹺，我去有如站起，先隔着門傾耳一聽，祇聞微微有窸窣之聲，又不能說得定，臨如想，怎是下車時間晚，不能進城，就近開的房間麼，這不必問，八號也興，九號也興，祇要能見面，便向老三道，你何不問僕歐，八號裏可是姓周的女客，老三道，自然問的，僕歐又說是姓朱呢，臨如立刻表現失望之色道，姓朱的不對，老三慢吞吞微笑道，可有她不願寫自己的姓，玩夠了朱家閣，就隨口寫了個姓朱，老三說着，向臨如老闆一笑，頓一頓，又若有所得道，我想這樣罷，你祇偷偷到八號裏去探一探，就明白了，臨如道，怎樣探得着呢，老三向房門上邊的氣窗指指，拍拍自己胸膊，已經把牌子輕輕走出去，臨如就跟着也向走廊裏掩去，這時候已有一點多鐘，各房間大多睡穩，幾個值夜班的僕歐，又遁集在廊底特別的地方，老三手一指，低低

畫梅新語

（石予）

丹徒陶逢仙，為畫紅梅一面以來，屢承以詩見示，近又寄二詩，謂承采拙作入賞梅新語，並承點定字句，賦此申謝，詩云，瑟瑟霜風枯樹根。手披新語見春痕。論詩何幸師承得。代定推敲月上門。又漫吟，一首云，不堪世事亂如麻。借酒澆愁愁更加。頓看青山憑煙雨。漫披黃卷坐牕紗。閒雲羞色蒼。百里豈無徒嘯我，晴獅。那比草楊蒼吟客。春半筆底寫梅花。鄙人交游絕少，丹徒惟鷹君軼林一人，為南韓康。積雨天晴帶烏知。草僑學舍，軼林亦喜為詩，常與唱和，自民國初年一別，久疏音問矣，為吳縣盧君彬士，溧陽狄君蔭甘，戊辰秋仲，余游焦山，適遇彬士，因有一詩云，焦山一堆綠。長江灣滾滾流。攝衣山之麓。環眺風飄飄。開爽枕江閣。窈深抱江樓。吸江聽玉川子。大江前橫遮。坐。涵泳知已得詩理。江風吹客上名山。一笑故人亦來矣。壬子春夏之交，與軼林同作二詩云，南風踏雨夕陽黃。西濱烟雨。漫披黃卷坐牕紗。閒雲羞色蒼。百里豈無好山水，一年常惜此時光。秋心未死吟猶苦。夏髮易生芟復長。一病無聊憂薪桑。何如賣藥學社社友，又曾同事吳門送春人臥荔花時。一宵苦短燭邊夢。萬念俱灰病裏詩。只此孤懷常孤落。未能學佛大慈悲。側聞危亂蕭眉睫。一髮千鈞痛不支。

記范高頭

（張菊屏）

逐清光緒中葉以後，滬上先後出草莽之雄三，曰張掌華，曰范高頭，曰馬德考是三人者，賦性不同，身世各異，而憑勢力之此仆彼承，隱相傳受，若有系統，祇要能見面，便向老三道，你何不問僕歐，八號裏可是姓周的女客，老三道，自然問的，僕歐又說是姓朱呢，臨如立刻表現失望之色道，姓朱的不對，老三慢吞吞微笑道，可有她不願寫自己的姓，玩夠了朱家閣，就隨口寫了個姓朱，老三說着，向臨如老闆一笑，頓一頓，又若有所得道，我想這樣罷，你祇偷偷到八號裏去探一探，就明白了，臨如道，怎樣探得着呢，老三向房門上邊的氣窗指指，拍拍自己胸膊，已經把牌子輕輕走出去，臨如就跟着也向走廊裏掩去，這時候已有一點多鐘，各房間大多睡穩，幾個值夜班的僕歐，又遁集在廊底特別的地方，老三手一指，低低

為最先，在彼時中，可視為創業者，惜其過於橫暴，目無國法，曾于開北私設公賣，羅列利具，有竹之者，輒加以刑戮，威嚴遍於官衙，且好勇狠鬥，每率其持械過過於縣署之廟，上海縣汪瑤亭，以不堪羞辱，誓欲除之，出簽嚴捕，終不可得，乃購線親往執之，因諸站龍，示衆而死，其徒張桂卿武雙喜等亦皆伏法，於是張黨轉屬於范，范姓曹，名阿金，與張同為浦東張家渡人，少攜操舟，曾為某鹽卡巡丁，商船過境，透稅者甚多，苟其船被范篙所挽，即無脫理，人遂傳誤，音同字異，幕以范高頭呼之，其姓名反致湮沒，范為雷航船十餘艘，使其徒航行於通崇滬海之間，專以走私漏稅為業，常關過役長其威，復利其利，明知之而不之問也，袁海觀在上海道，總庫麗某，亦浦東人，洞悉其弊，因招范為常關巡長，而其弟毛毛，亦得為縣署快頭，由是自稱往官人役，銳意向善，一洗往日驕橫之氣，率公守法，且有逾於其他員役，不謂其徒衆中，仍有以走私為業者，殺巡丁某印人而投之海，稅署西人，認為范使力促華官窮治，華官不能，范氏兄弟遂相繼被戮

（未完）

天外奇峯

（王小逸）

第七峯　燕侶歸來狐鶴舞

李梅影聰明語氣，昨天的[illegible]，委實是不知情，一定給那個事務員忘了，頓時[illegible]晚在家裏相見，把電話[illegible]了，一天過的很快，李梅影坐車回家，等於昨天[illegible]十分興高采烈，存着奇領，車夫才把車拉到百子弄口拐彎，給後邊一輛人力車，[illegible]車外，車夫自然是破口大罵，李梅影回過頭來，[illegible]羽，陳文羽喜出望外，忙[illegible]，大家下車，李梅影多數了幾個銅子給車夫，[illegible]人的嘴給塞住了，兩個人有起約，是應由平且的[illegible]，證明了陳文羽昨天沒已經向陳文羽表示歉意，[illegible]，兩人一進門，李梅影打一個，就是問玉芝的[illegible]

（逸梅）

中西醫學之爭執

（碧雲）

最近本埠有中醫主辦之某週刊，與西醫主編之某週報，兩刊物因學理上之不同，致發生種種辯論，中醫所辦之某週刊，吾未見其內容，不敢懸揣妄斷，若以某週報所擬擷者而論，則一日藥推銷」之語，似不免稍涉苛求，蓋西醫出藥，本以日德兩國，最為發達，我國自製之西藥，實屬絕無僅有，為適合於病者之應用，自不能不借材異地也，惟原於體虛之說為不實，則[illegible]在事實上亟復大有可議，按白喉治法，吾國本有成方流傳，北人某氏，著有一白喉養陰忌表快論二書，[illegible]亦絕少因患白喉，而至爽[illegible]，固有實不刊者在焉，[illegible]列治法，實為新刊之[illegible]作品，吾鄉人士，固對此應試應驗者也，觀彼書中所列諸藥，大都陰寒清補之品，且患此症者，大都體虛火旺之人，則「病原由於體虛」之說，固絕確也，憶十餘年前，吾弟智人，不幸罹白喉惡症，乃以誤施注射，卒乘不救，迨後吾鄉某醫科名醫，為道此症成因，並示以施治秘本，後有患此者，按方服藥，即不吹藥末，亦數劑而痊愈，是以吾祖[illegible]贈諸同好，迄今鄉人偶患白喉，治法，不知養陰清化[illegible]之法者，亦絕少因患白喉，而至爽[illegible]，會有[illegible]，固有實不刊者在焉，[illegible]

翁照垣在歐作大任務

（瑞生）

切矣，今秋翁氏赴漢晉謁委員長，對於空中計有所陳述，蔣氏對之，鼓勵有加，並命其出國考察，蔣氏歐後，對於滬滬，益氏至歐後，以資深造，前我國死守滬滬為國爭之十九路軍旅長翁照垣將軍，參於空戰之重要，不久或緩，自滬滬戰事結束，翁氏即辭職休養，息影滬上，一年內將航空人員，訓練有成，擬充空中實力，並亦期將來作戰之用，以備將來作戰之用，期待廣對翁氏寄款

上海社會寶卷

（飯牛翁）

社會寶卷初展開，我今細說上海灘，上中下三等分九等，梯航男女各來來，南北奶奶廣東嫂，邵鄉好夢恰初回，賭癮山，吃飽宕管其飯，又又麻雀打花會，每日午後續三點，中覺打醒起來晚，懶腰一伸床前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